

歲華其逝令我不得日日月其邁

行無已太康職思其休

好樂無荒良女

蟋蟀在堂彼車其休

今我不樂日月其徂

太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女休之

蟋蟀三章六句

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

樂有朝庭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四鄰謀乘其國蒙而不知國人

作此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山有樞璽有瑜

雜纂

舊鈔本毛詩殘卷跋

文學博士 狩野直喜

右舊鈔本毛詩唐風蟋蟀至鴛羽凡壹百十
三行字體雅適其為奈良朝人士手寫無疑
今校以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本異同甚多
不遑枚舉與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互相
對勘亦有合有不合今不縷載試發數端揚
之水白石皓皓此作皓皓毛傳亦同案唐石

眸子有衣裳也亦妻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弗亦也菴其死矣他人是愉愉也

山有栲栲也檜有柎柎也

子有遼內弗洒其掃子有鍾鼓弗

鼓弗考考也菴其死矣他人是保

何不曰鼓鼓也菴其死矣他人是保

且以永日永也菴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八分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不圖以封沃

之威強昭公微弱國人將救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粲粲也

揚之水白石粲粲也

揚之水白石粲粲也

揚之水白石粲粲也

揚之水白石粲粲也

經初刻作皓後改磨作皓宋以後則無一作皓者不知說文所錄从日不从白廣韻三十皓亦作皓不作皓顧廣圻因謂釋文當本作皓此本一出足以證顧說之正綢繆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此作解觀毛傳亦同案釋文邂逅亦作解逅又作觀陳奐云說文無邂字邂逅當依釋文作解觀陳說正與此本合杖杜獨行震震此震震作莞莞案釋文震本作竿又作莞求營反文選張衡思立賦注陸雲贈婦詩注引亦作莞莞乃知此本所据即釋文所謂一本授受淵源其可考見凡此三條經文之不同各本者也山有樞且以永日毛傳永引也此作永長也案毛傳於卷耳漢廣當穡

文王均以長訓永，此獨不然，頗爲可怪。據正義云，且可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是知正義本毛傳，亦作永長也。故連綴二字而爲解耳。施之引字無當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各本無毛傳，而此獨有室家入室居其位也八字，是殆不可解。案正義此一段，寥寥數語，或沖遠所據，原無毛傳。後世因正義盛行，他本亦并傳文而脫略之歟。綢繆，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取同。此本無嫁字，慶長活字本亦無。案經但刺取者，不刺嫁者。故箋下文云，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也。正義亦無嫁取者俱刺之說。蓋嫁字後世淺人所妄加，此本無之，於

義爲長，羔裘羔裘豹祛，毛傳祛袂也。此本袂下多一末字。案釋文祛下云，袂末也。正義云，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是知此本作袂末，與釋文定本同，而與正義本異。案春秋內外傳，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祛，杜預韋昭亦均解祛爲袂。然此時重耳見披至，倉皇以身而遁，故披唯得斬其袂末而已。斬祛二字，極形容危機一髮之狀，可見此本所解，不但與禮合，凡此四條，傳箋之不同各本者也。夫隋唐古經傳之存於我者，固爲不少。卽若足利之藏，其資助考鏡，裨益學術，世所共知。然以此比彼，長短互見，而竟不如此本之佳，豈唯千歲古香，誇

美藝圃已哉。此本舊藏山城鳴瀧常樂院。今歸紀伊新宮東君有。頃者借得影印數部。以餉同好。及還之。又爲錄考語。以明此本之可

貴。在其因發揮經義。未得與夫錦繡珠玉。僅喜人目者。同列而論焉。

考古學の葉

(第八回)

文學博士 濱田耕作

(附録) 主要參考書

考古學研究法を論究したる著書は、西洋に於いても其の數多からず、今諸雜誌等に現られたるものを除き、成書として出版せられたる書籍の主なるものを挙げて左に簡單なる解題を試みる。其の各國考古學、各分科考古學に關するものに於いて、序說等に概論的部分多少なきに非ずと雖も、

これ亦た煩を厭ひて之を掲げず。たゞ二三先史考古學一般及び考古學的發見史に關するものを附載せり。

(一) *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 by W. Flinders Petrie. (London, 1905) ペトリール氏

「考古學の研究法と其の目的」全二冊

本書は餘輩の最も屢々引用せる所にして、著者は倫敦ユニヴァシチー、カレッツヂ大學の埃及學